

波罗的海之声

图尔的合唱作品

文 | 李佳伦

正如我们的语言，像一道静静的小河，
不知道自己的美丽，映着辉煌的青天，
和平地，安静地流着……

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语言，争取永久，
在歌的烈焰中，
燃烧着，直到高天？

——[爱沙尼亚]贝德尔生

年轻的音乐大国

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个年轻的小国，说她“年轻”，一是因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才第一次出现了名为“爱沙尼亚”的国家，此前，她先是在日耳曼骑士团的统治下度过了5个世纪，紧跟着的是近三百年俄罗斯的统治。二是因为爱沙尼亚民族文化觉醒很晚，直到1857年，第一部爱沙尼亚语著作、史诗《卡列维之子》才首次出版。说她“小”，是因为她的面积仅4.5万平方公里（约三个北京市），人口不到150万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后进的弹丸小国，如今在艺术上，却已是繁荣昌盛之邦，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国。尤其在音乐界，大师频出，像指挥家尼姆·雅尔维（Neeme Järvi）、帕沃·雅尔维（Paavo Järvi），作曲家图宾（Eduard Tubin）、帕特（Arvo Pärt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。在当代作曲界，来自爱沙尼亚的埃基·斯文图尔（Erkki Sven Tüür）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。

从摇滚巨星到一线作曲家

图尔1959年出生于爱沙尼亚第二大岛，美丽而安静的希乌马岛的凯尔德拉。如今，图尔已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，然而，他的音乐生涯的开端，却是从1979年组建并领导前卫摇滚乐团In Spe开始的。

图尔是In Spe的核心，负责作曲。整个80年代，In Spe立足于引入古典音乐来革新摇滚乐，他们的口号是“室内乐摇滚”。最能体现这一理念的作品是同名专辑《In Spe》中的《七位演奏者的交响乐》（Sumfoonia seitse esitajale）。在这部有三个乐章的摇滚器乐作品中，图尔用古典室内乐的手法丰富和发展了前卫摇滚的表现力，成为前卫摇滚的里程碑式作品。In



● 爱沙尼亚诗人爱诺

Spe也凭借这一理念，迅速走红，成为爱沙尼亚最受欢迎的摇滚乐团，并且影响力远及英法。

如果说80年代初，图尔致力于“引古典入摇滚”，那么，在80年代后期，图尔的注意力越来越向古典靠拢，作品呈现出“引摇滚入古典”的倾向。图尔后来回忆道：“我感到我需要

更多的乐器，因此我的关注点越来越转到作曲上，这个过程是自然的。”在80年代末，他正式转为一名古典音乐作曲家，他的第一部取得国际声望的古典音乐作品是为室内乐团创作的《荒岛 (Insula deserta)》。随后的20年，图尔笔耕不断，创作出了8部交响曲，近10部协奏曲，9部合唱作品，1部歌剧以及大量的室内乐作品。2007年Virgin出版的《第四交响曲》专辑是图尔迈入国际一线作曲家的标志。专辑一经发布，好评如潮，并最终赢得了2008年《留声机》杂志的年度当代音乐大奖。

2011年，芬兰Ondine公司发行了图尔最新专辑《唤醒 (Ärkamine)》(ODE 1183-2)，该专辑收录了三部图尔的重量级作品，包括成名作《荒岛》，2001年创作的无伴奏合唱作品《浪徒唱晚 (Rändaja öhtulaul)》以及2011年的最新力作，为合唱团和室内乐队创作的大型作品《唤醒》，涵盖了图尔转战古典音乐界后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，对于不熟悉图尔的乐迷来说，是一张非常好的入门唱片。

大海之声

图尔在精神上是地道的渔民。早已名闻天下的他大部分时候仍然住在安静的希乌马岛上，在海边漫步寻找灵感。他说：“我的很多新作都是我在海边散步时构思的。在那里你能发现一种一致性，就像中国的道——和而不同。永远没有相同的大海。你看海面，有如此多的元素！大风突起，大浪交错；阳光照耀，鳞波泛光。大海的质地就是这样：有时宏大，流动缓慢，有时迅猛，变化多端……你可以在我的音乐中找到同样的东西。当你听我的一些近期的作品的时候，你能发觉有许多波浪式的推动。你甚至可以说它们背后是不规则几何学。”

让图尔一鸣惊人的《荒岛》就是这种大海之声的典范（某种意义上，这个“荒岛”就是希乌马岛）。神秘的声音、变化多端的音色交织成了一幅壮丽的场景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宽广与狭促，和谐与不和谐，传统的技巧与前卫的尝试有机地汇聚成一体，构成了鲜明的图尔风格。

诗歌与音乐

没有民族的诗歌，就没有民族的音乐。诗歌作为文学和音乐共同的起源，为一个民族音乐提供了灵感和性格。爱沙尼亚音乐界的勃兴，同近百年来爱沙尼亚诗歌的勃兴息息相关。如同普希金和果戈里对俄罗斯音乐的影响一样，埃诺

(Ernst Enno, 1875-1934年)、里夫 (Juhan Liiv, 1864-1913年) 等爱沙尼亚民族诗人对爱沙尼亚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同样的，如同巴尔蒙特 (Konstantin Balmont) 之于普罗科菲耶夫 (Sergei Prokofiev)，克洛岱尔 (Paul Claudel) 之于奥涅格



●《唤醒》首演照片(图尔和鲁斯)



●图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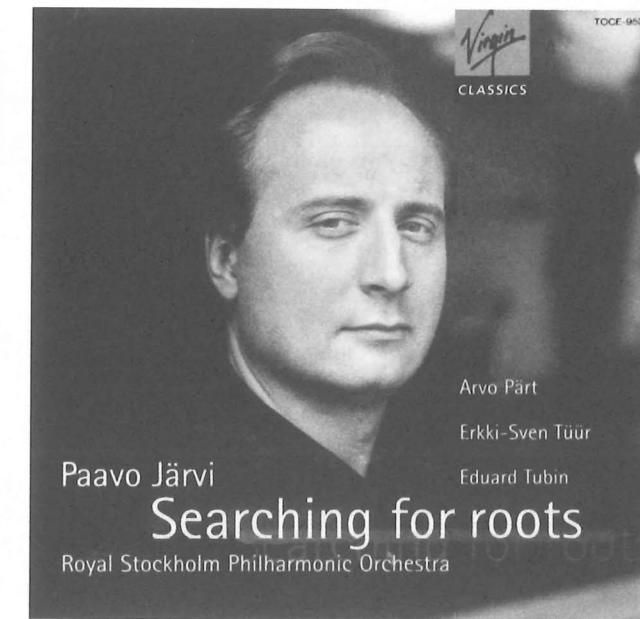
(Arthur Honegger), 叶夫图申科 (Yevgeny Yevtushenko) 之于肖斯塔科维奇 (Dimitri Shostakovich)，图尔同当代爱沙尼亚诗人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。

以本张专辑来说，《荒岛》的标题和精神实质来自爱沙尼亚当代诗人托努·欧内伯鲁 (Tõnu Õnnepalu, 1962-) 的诗篇，《浪徒唱晚》的歌词由埃诺的6首诗篇拼成，规模更大的《唤醒》则汇聚了第一代爱沙尼亚民族诗人埃诺、里夫以及当代爱沙尼亚诗人卡雷娃 (Doris Kareva)、卡普林斯基 (Jaan Kaplinski) 的诗篇，成了爱沙尼亚文学最好的宣传品。

当爱沙尼亚民族文化刚刚觉醒时，诗人贝德尔生 (Kristjan Jaak Peterson, 1801-1822年) 曾写下激情的诗篇：“正如我们的语言，像一道静静的小河，不知道自己的美丽，映着辉煌的青天，和平地，安静地流着……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语言，争取永久，在歌的烈焰中燃烧着，直到高天？”今日，随着爱沙尼亚文艺地位的大幅提高，爱沙尼亚的诗篇已经伴随着图宾、帕特、图尔等一批作曲大师的诗篇，响彻云霄。

流浪者之歌

2001年，受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 (EPCC) 的委托，图尔为该乐团20周年庆典创作了无伴奏合唱《浪徒唱晚》，



●小雅尔维版《荒岛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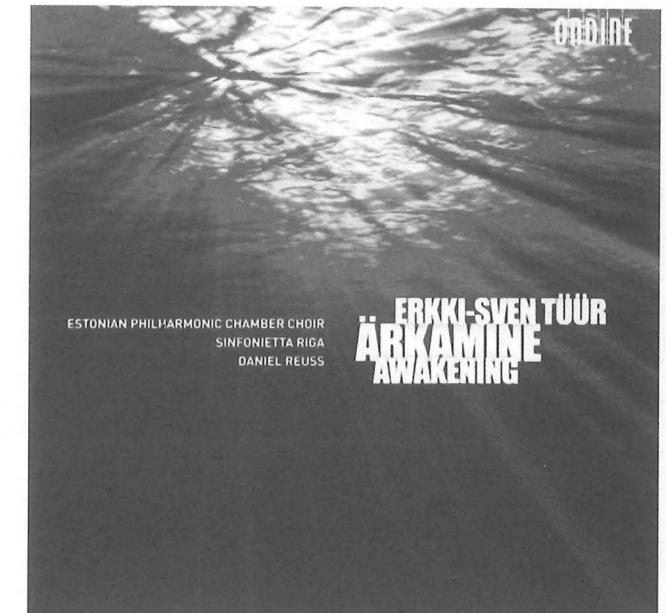
并将该作品题献给合唱团以及他的创建者，指挥家卡柳斯特 (Tõnu Kaljuste)。图尔为这部作品的文本作了精心的设计。他从埃诺20世纪初的6诗篇中摘取词句，拼出了一个完整的爱沙尼亚流浪者的故事：被北方森林阴沉的寂静迷惑的流浪者，渴望着家园。他被穿越深海的金色的夕阳所震撼，逐渐悟出生活就像一条有福的路，通往上帝和他的光。

图尔曾说，巴赫和马勒是影响他最大的两位作曲家。《浪徒唱晚》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勒的影响，虽然音乐完全是图尔式的。经过拼接的埃诺的歌词，气质上十分接近曾对马勒产生巨大影响的吕克特 (Friedrich Rückert)，而图尔的音乐，则贯彻了马勒的交响乐理念，虽然没有使用乐器。

春之赞

《唤醒》是图尔最新的一部大型作品，也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合唱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图尔巧妙地把4位爱沙尼亚诗人的诗篇同《圣经》、复活节弥撒唱词结合起来，形成一部宏大的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无论器乐还是声乐部分，图尔都有意识地加浓了印象主义的氛围，从而唤起听众的共鸣。

虽然《唤醒》的歌词来源多样，图尔巧妙地通过布局使得整部作品结构紧凑，段落分明。整个作品可以分为七个部分，在作品一开始，图尔用《圣经·诗篇·118》的句子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基调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”。随后，伴随着埃诺抒情的诗句，音乐描绘了初春的到来：“树林沙沙作响，温柔而平静，初恋踮着脚尖来了穿过自然。”在第三部分，合唱急促地唱起了卡普林斯基阴晦的诗句“没人知道他的真名，没人见过他的真容，只有奇迹中的奇



●《唤醒》CD封面

迹，森林倒下，布谷声响起”。这时，音乐进入了第一段高潮，描绘了死亡和再生：“土成了人，风成了灵，然后起身漫步。”在第四部分，《葩斯哈赞》响起，歌颂了基督的复活。在第五部分，里夫充满内省的诗篇为随后的狂欢作好了铺垫，紧接着，就是欢呼胜利的《逾越颂》：“天主的子民共聚一堂，同声欢唱，庆祝基督光荣的复活。”在作品的最后部分，图尔用当代爱沙尼亚女诗人卡雷娃的诗句作了总结：“奇迹的苏醒，空旷深邃的和平，潜入你心，难以描绘。”

在这部作品中，图尔将冬去春来同基督复活汇为一体，即是圣子的歌颂，也是对自然的礼赞。在创作风格上，融入了巴赫式的风格，使得整部作品结构更为严谨，甚至给人一种数学美感。

首演人马，杰出的录音

作为《唤醒》这部21世纪合唱力作的唯一录音，ONDINE公司的这张唱片在演奏和录音上也是亮点颇多。整张专辑的演出阵容同《唤醒》首演完全一样——荷兰指挥鲁斯 (Daniel Reuss, 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艺术指导与首席指挥)、里加小交响乐团和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。作曲家本人也亲自坐镇参与录音，这一切充分保证了演出质量。尤其是爱沙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充满空灵感的声音，为整张唱片增光不少。就录音而论，本张唱片保持了ONDINE公司多年的高水准，干净、真实。

笔者对比了一下图尔的其他几张唱片——EMO小合唱团 Fuga版的《浪徒唱晚》和小雅尔维Virgin版的《荒岛》，感觉ONDINE这张新专辑无论在对音乐的处理上，还是录音上都要更高一筹，值得推荐。■